

· 深港澳小说系列 ·

朱崇山著

醒

回首

上海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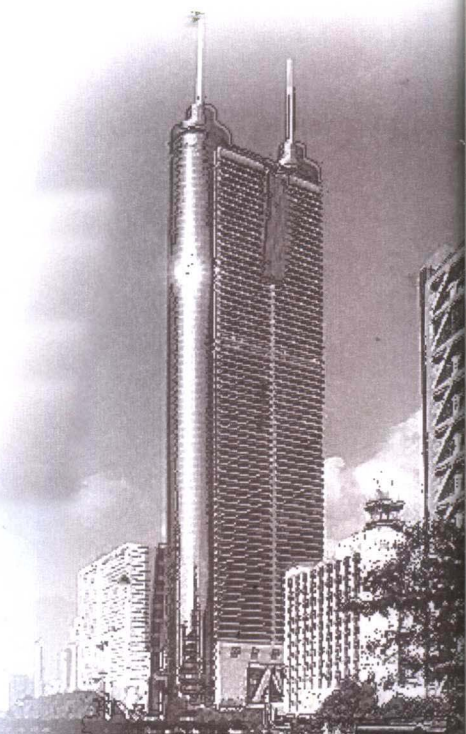
鹏

· 深港澳小说系列 ·

朱崇山著

回首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鹏回首/朱崇山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 1

ISBN 7-5321-2937-3

I. 鹏… II. 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6007 号

责任编辑: 丁元昌

封面设计: 王志伟

鹏回首

朱崇山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em@publicl. sta. net. cn

网址: www. slcm. com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0.375 插页 2 字数 245,000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册

ISBN 7-5321-2937-3/I·2257 定价:1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671164

目录

第一部 南海泪	1
一 中国向哪里去	3
二 等了整整二十三年	9
三 任人打扮的女人	13
四 残缺的孩子	15
五 生活有了深度	22
六 迷人的小夜曲	25
七 她疯了	26
八 爱国有罪吗	31
九 真实的人间世界	35
十 心灵的倾诉	43
十一 我适应了	47
十二 在问号里枯萎	47
十三 《蓝色小夜曲》	49
十四 她依然美丽	55
十五 受伤的心	59
十六 我们结婚吧	61
十七 最后一搏	66
十八 探讨兴趣正浓	70

十九	相知如故	72
二十	看不明白的信	74
第二部 南海雾		75
二十一	第一个浪潮	77
二十二	一条小河两个世界	79
二十三	剥皮鱼饭堂	83
二十四	流言四起	88
二十五	逃港潮	93
二十六	逃港的积极面	99
二十七	历史在叩问	101
二十八	新生活从隔离开始	105
二十九	男人回来了	110
三十	我的世界在两边	115
三十一	港商回乡办厂	120
三十二	你真够胆了	126
三十三	脸红了	130
三十四	我要当港督	132
三十五	时间无多了	135
三十六	往事不堪回首	141
三十七	我是在赎罪	146
三十八	这就是复杂	150
三十九	大鹏与蛮牛	157
四十	了却一个心愿	163
四十一	故地重游	166
四十二	同世界接轨	174
四十三	这世界神了	181
四十四	她离得更远	184

四十五	悲凉的祈祷	187
第三部	南海谜	189
四十六	神奇的一夜城	191
四十七	迎接迷乱	199
四十八	聪明的一族	205
四十九	不人道的甜味	209
五十	捉住老鼠不是好猫	213
五十一	拔针头	217
五十二	一曲《南泥湾》	221
五十三	不差你一个	224
五十四	如入无人之境	228
五十五	晴空万里	232
五十六	步子迈得大一些	235
五十七	又一个“新马”	238
五十八	简洁的反差美	245
五十九	让她自由地去爱	247
六十	佛的浪漫	250
六十一	空白的画	255
六十二	穷人经济学	257
六十三	自信来自效益	263
六十四	惊心动魄的爆竹声	267
六十五	极权是座山	271
六十六	你要清醒呀	273
六十七	活泼的女人	276
六十八	春风得意	279
六十九	尽心尽责	280
七十	改革者的下场	285

七十一	他预见我要落难	287
七十二	一叶知秋	289
七十三	水往低处流	291
七十四	又一个冤案	299
七十五	木瓜树上的慰问品	301
七十六	事件的真相	304
七十七	洛古你好	306
七十八	苦雨又落下来	312
七十九	杀出一条血路来	315
八十	生命的补液	319
八十一	他走得淡然无奈	319
八十二	空的灵堂还是灵堂	321
八十三	心中装满了思念	323
 后 记		 324

第一部 南海泪

越秀山下一条小街。街上的房屋整洁古朴，带着淡淡的欧洲巴洛克风格。

小街西头有座小红楼，红墙绿瓦，林阴密密。小红楼里住着一户人家，人丁稀落，房子几乎空闲着。

这里说的是小红楼里三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



一 中国向哪里去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一切出人意料之外。

南海蓝蓝。天蓝地蓝水也蓝。

一个褪色的黄昏。

越秀山下一条叫西街的小街上，一座双层红砖小楼里，白言、洛古和海谷三个男人聚在一起商量着一件重大的事：中国向哪里去？他们全神贯注，仿佛世界上只剩下他们三个人了。

有消息说，北京要在南门办经济特区，在世人眼里，这是引进资本主义的试验。这消息骇人听闻，石破天惊。早些年，一个农民拿着家养的鸡蛋到自由市场上去卖，换回来孩子上学用的铅笔和本子，这一点点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被批判了一个通宵。不过，冷静下来理性地想一想，毕竟已是华山一条路了。既然身陷死胡同里，别无出路，毕竟试验比不试验好。试验总算还有一线希望，寻找一次起死回生的突破。孤注一掷。

沉重的历史开始了一个理性时代。

省委书记要洛古出任南门经济特区市委书记。洛古不明白，在这倒霉的时候，怎么会选上我这个倒霉的书记。

洛古他们三人已年过半百，面对着这场试验，心情复杂极了，反思困惑失落迷离而又充满极大的振奋。这大半辈子过得明明白白而又不明不白。历史常常在一半明白一半不明白中变老。这变老了的的历史使人感到分外沉痛。

西街的住房主人大都是下西洋的华侨眷属，街道两旁是带院子的两三层楼房。红墙绿瓦，圆拱门窗，带铁花栏杆的阳台，一看就是三十年代的建筑，融入淡淡的欧洲杜洛克风格。整条小街的红砖楼大都是侨产。这些年麻烦就出在这个“侨”字上，他们属于带有海外味的另类。

他们三人都从心底里喜欢这栋小楼，亲昵地称它小红楼。

小红楼是白言父亲留下来的，它浸透了这位老侨工辛酸的血泪，也饱含着下一代莫名的冤屈。沧海桑田，岁月如泣。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小红楼成了他们三人命运的交叉点了。一九四二年，他们三个初中生在小红楼里叙面，谈论着一件大事，中国往何处去？之后，洛古去了延安，白言入了党，唯独海谷依然当他的独行侠去了。

三十七年后的今天，他们又在讨论同一个问题，中国走向哪里？历史的重叠如此惊心动魄，岁月的皱纹又如此沉重！

一九四九年，洛古随解放大军南下进了广州城，白言已当上了大学讲师，海谷俨然成了个画家了。叶剑英将军任命洛古为广州市通用局局长，责成他一定得保证在举行广州入城式的当天，日夜灯火辉煌。洛古依靠工人，全力检修好五仙门电厂，保证了电力供应。入城式当晚，叶剑英给毛泽东发了电报，今夜广州大放光明，全城欢呼。

眼前广州城一片混乱。洛古打算广州入城式之后，再去小红楼，相聚的时间也宽裕些。岂料偏偏在这一点上出错。

白言忙着大学的复课工作。

海谷却在欢呼万岁的声浪里，悄然走过界河桥，经香港去法国留学。

咫尺天涯。他俩没想到洛古会随军回来，而且也见不着他回小红楼来见一面。他们三人都来不及阔别重逢见上一面。生活常常是遗憾的。直至听闻改革开放的消息，海谷才

匆匆地从法国回来。说心里话，他是冲着一个人冒死回来的。当时他已是一个法籍华人大画家了。这是后话。

没想到三十年后的今天，小红楼依然又成了他们三人命运的交叉点。他们跌跌撞撞走过了这段长路，这回总算在自己的跌撞里，审视这种跌跌撞撞，感悟了沉重的人生跌撞和跌撞人生。

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洛古没想到会让他去南门经济特区组建领导班子。省委书记史田天的谈话很简单，说他有城市工作经验，又经历过市场改革的试验，适合去开拓经济特区，让他考虑考虑。至于他被审查的事，只字不提，好像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这实在令人难以忍受。

洛古这位老书记倒霉透了。他高大威猛英姿勃勃一表人才，却湮没在淡淡的哀愁里，怀才不遇，时运不济。自从广州入城式之后，他就一直任副职，裤子（副职）穿了好多年。命里注定。他隐隐约约地知道穿裤子的原因，但没有得到证实，也不想去证实。直至“文革”被批斗的日日夜夜里，他才清楚，因为自己有海外关系，疑点重重，岂可重用？他父亲跟白言爹情同手足，两人都在旧金山当劳工，日求两餐，夜求一宿。后来两人齐心合力经营一间洗衣铺，手工操作，双手被水浸泡得脱了层皮，苦不堪言。经过苦苦熬煎之后，白言爹总算在省城建了这栋小红楼，洛古父亲却在家乡造了一间青砖小楼。仅凭这一点点血汗钱就成了个有产阶级了，成分也高了。这又怪谁呢？唉，自己忠诚了一辈子，却落得这种下场，实在太可悲了。对一个为理想事业献身的人来说，这一闷棍打得实在太残酷了。从此他只能沉浸在反思的沉默中，反思一切反思一生。他悲愤莫极。

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他被任命为省城市委书记，正职，

顿时心底里涌起了一股受信任的喜悦。然而，在他还来不及咀嚼这脱裤坐正的庆幸，竟又不知不觉地喝上了改革开放的头啖苦汤。他经历过多次这样的不知不觉，回回不同。这种不知不觉太可怕了！

其实事情并不复杂。

洛古上任之后，心情兴奋，一种异样的振奋。他寄希望于伟大的改革开放，好像获得第二次生命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开始改革市场的试验，全国第一个市场开放的试点。广州人爱吃塘鱼，鱼生鱼粥鱼丸鱼汤应有尽有，且盛产塘鱼，具有丰富的饲养塘鱼的经验。据说自宋朝始，珠江三角洲已掌握了塘鱼繁殖的技术。鲤鱼鳙鱼鲩鱼鲮鱼四大家族，品种不少。如今只要政策稍稍放宽，市场供应活跃，生产也就上来了。

他决定改革市场从塘鱼敞开供应作为试点。

塘鱼免票敞开供应，消息传开，一时之间，市场活跃，市民雀跃，购买踊跃，叫好声满耳。经过一轮疯狂冲击之后，塘鱼供不应求，顿时怨声四起，咒骂者众。有的在鱼档口当场撕掉鱼票，有的连同鱼票一起寄给市委投诉。天下大乱。

洛古很镇定，他认为这很正常，是市场经济供求规律起伏的必然。只要经过市场调节，一旦供求平衡，天平自会恢复。这得注意对生产发展的扶持。他依然信心十足，认为这该是一次起死回生的市场突破。

时运不济。正值混乱之际，省委书记史田天到任。迎接史书记到来的礼物竟是雪片般的投诉信，内里夹着鱼票，充满谩骂抱怨愤怒。怨声载道。史书记一时愤怒之极，立刻把洛古召来，当面训斥一顿，不由分说，要他立即停止试验，恢复凭票供应，保证市场安定。末了，史田天扔下了一句话，你不该在这个时候发难！发难？令人听了毛骨悚然。然而，身为—

个省城的市委书记，他责无旁贷地承担了，忍受了。他明白这位老同志才解放不久，从北京下来，心情难免有点浮躁，也就一句话也不解释就退了回来。

就这样，洛古接受内部审查。

这是全国第一个市场改革的试点啊！

好一个洛古，危难之际半步也不后退，继续他的试点，迅速从外地调入大量塘鱼补充供应。他相信市场经济无形之手的供求调节力量。

开放市场的改革试点依然在进行。命运未卜。

洛古对市场改革抱着坚定态度是有原因的。他事先跟白言这位经济学教授详尽地研讨过，重要的是他们都经历过死胡同里的苦痛，觉得应该走出来呼吸一下市场经济自由的空气了。

白言是最具资格谈论市场经济的学者。这位高挑个子一表斯文的儒生，胸怀坦荡，无拘无束，早期就研究马克思主义。他读书自成一格，求甚解也不求甚解，喜质疑爱求证，有坚持己见的倔性子。在独持一家的一言堂时代，他这样的为人性格注定是落得个悲剧了。早在五十年代，眼见着市场物资供应日渐紧张，他就着力探讨其原因，勇敢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认为我们的社会仍然处于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市场，不能把明明是商品说成是产品，明明是商品交易市场说成是产品分配市场。这种指鹿为马的专横垄断导致了禁闭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卖方主导市场窒息了生产的活跃生命。他所持的理由很简单，社会有分工，就有交换，有交换就有商品，有商品就有商品生产和商品市场。仅此而已。他发表了许多文章，写了一本《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标新立异，奇谈怪论。他受到了连篇累牍的批判，铺天盖地的指责。好一个白言儒

生,批判得越多,他研究得越深。他相信在学术上自己是正确的。他得有勇气坚持自己的正确学术主张。他坚决拒绝检讨认错,因为他没有错。他不明白为什么要把私有制同商品经济画上等号,这不是把经济生产赶入死胡同里去了吗?这是一幕对经济学愚昧无知的当代闹剧。就这样他被批判围攻了整整二十多年。但白言毫不动摇,半步也不后退。

白言一直沉浸在烦恼痛苦中,无休无止,无穷无尽。然而又有谁了解他心灵深处的痛楚呢?他深陷矛盾斗争的旋涡里。他相信自己的正确,却又不想得到证实;他确认产品分配市场的荒谬,却又希冀其获得成功。这实实在在地牵涉着国家社会成败的命运啊!受苦受难的只能是人民大众。他痛苦着饮泣着,在阴暗的角落里黯然落泪。

他终于明白,这场争论一开始就不是学术的争论,而是一场国家命运去向的自我搏斗。

他曾经绝望过,但他又掠过了绝望。

既然是正确的就得永远坚持。

只有两个人理解白言心灵的痛楚。一个是陈洁浓,他的爱妻;还有一个是洛古。有了这两个知己,他终于侥幸地活下来了。

陈洁浓是个美人,天生丽质,窈窕活泼,有一双迷离的小眼睛,爱抿着嘴笑,两片薄嘴唇轻掩着一口齿白,含情脉脉。只有在白言面前高兴时,才格格地笑出声来。笑声甜甜地给他注入了莫大的勇气,两人终成伴侣。她当年是培信女中的高才生,跟表妹周静同班,是女中的双妹唛校花。毕业后一起考上岭南大学医学院,一个读外科,一个念内科。陈洁浓怕见血,也只能做这样的选择了。到毕业时,周静同海谷相爱了,天生一对,共浴爱河。天晓得短命的海谷,天亮了却悄然离走,去

了巴黎。她和白言至今还弄不明白他悄然独自远行的心事。使人费解的是周静一直久久地沉默。

沉默常常是不幸的。

二 等了整整二十三年

他俩结婚之后没过上一天安宁的日子。

经济学教授白言公开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之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被认为异端邪说。领导找他谈话规劝引导。正当年轻自信血气方刚之年，白言不知天高地厚，一味相信自己的研究。他的坚持掀起了舆论的涟漪，影响不好。后来愈演愈烈，竟成了南方论坛一景。为了消除不良影响，当局举行了一场大辩论。他们满以为白言知危而退，岂料此人却逆难而上，坚持己见。如此大无畏的勇气已足令众多知识人士为之折服。

他俩未经过如此大辩论的场面，既来之则安之。他俩心里紧张但不害怕，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对的。辩论前夕，他紧张得无法入睡，就似喝醉了酒那样头昏脑涨。她坐在他身旁一直陪伴至天亮。

窗外月明风清，飘散着茉莉花阵阵的馨香。

有识之士心里都明白，这是一场计划鸟笼经济同自由市场经济的大争论、公开的大辩论。他们都在猜测着辩论的结果，然而谁都清楚，不言而喻，这结果必然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人们为白言担心得满头冷汗。

这是决定他俩命运的时刻。她只能孤独地坐在家里守候着，提心吊胆地数着一分一秒的时间。她不懂经济学，也分不

清学术理论的是非。但她相信丈夫说的道理，因为凭票证供应只有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流行，有目共睹，苦不堪言，而邻近的香港开放供应，自由买卖，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丰富得出奇。为什么就不允许白言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的存在呢？作为一个医生，她明白，所有对病人的有效治疗，都是通过临床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的结果的。禁闭专断出不了科学。

窗外青草萋萋，她看到的却是一片枯黄。

西下街像死去一样的沉寂。

白言归来，身心疲惫沉重。他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大场面，一场使人感到虚脱的声讨。他在轰隆隆的噪声中总算挺过来了。

“怎么样？”她斟上一杯茶，惶恐地问道。

“没什么，你看我不是好好的一个？”他苦笑了一下。

“我说开会呀！”

“哦，一边倒！”

“什么？”她听不明白。

他耐心地一字一句地说：“只准我说，不准你说，因为你一开口就是资本主义在放毒。”

“天呀！你受批判了，这叫什么辩论？”她恍然大悟。

“这本来就是这样嘛！没什么。下一回就习惯了。”

“那……那怎么办？”她饮泣着。还有下一回……

他给妻子抹了抹眼泪说：“我收声，不就行了？此后再也听不见白言的声音了。一切都一边倒，这还不行吗？”

他紧紧地搂着她，安慰她，怕她一下受不住倒了下来。

从此他面壁收声。

然而，白言又错了。批判仍在继续，因为他不检讨认错。此处无声胜有声。